

## 傅斯年图书馆藏《九经补韵》稿本考略<sup>\*</sup>

赵 晓 庆

**内容摘要:**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有乾隆年间《九经补韵》稿本一部。其内容分《诗补韵》《群经补韵》两篇,以古韵廿一部列《诗经》、群经、《楚辞》韵段韵字,页眉处有王寿同、王恩炳签记数则,经考察可判断为王念孙《古韵谱》的原稿。《九经补韵》完整保存了《古韵谱》的内容及体例,可用以复原其本来面貌。另外,卷首还附有“古韵廿一部”所分《广韵》韵目,首次展现了王氏古韵分部详情,具有较高学术价值。《九经补韵》是研究王念孙古音学及清代学术史极为重要的文献资料。

**关键词:**王念孙 《古韵谱》 《九经补韵》 稿本

### 一、引言

1922年罗振玉经人介绍从江姓藏者手中购得高邮王氏父子手稿一箱<sup>①</sup>,遂请王国维协助整理,于1925年将部分内容刊刻为《高邮王氏遗书》(以下简称“《遗书》”)。其中收录有王念孙《诗经群经楚辞古韵谱》(以下简称

\*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“《王念孙古音学手稿》整理与研究”(16CYY030)和山东省社科规划项目“清代山东古音学研究”(19DYYJ05)阶段性成果。

①罗振玉所购整箱手稿中之“王念孙手稿”原题封80册,刻入《高邮王氏遗书》者有《方言疏证补》1册、《释大》2册、《诗经群经楚辞古韵谱》7册,其馀手稿则未及影印(刘盼遂:《高邮王氏父子年谱·附录》,江苏古籍出版社,2000年,第50页)。1927年王国维自沉颐和园,之后罗氏便将手稿转售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。魏建功亲历了这批遗稿的转让过程:“上虞罗振玉得到高邮王念孙遗稿,海宁王国维经手整理,做过《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》,曾经载国立北京大学《国学季刊》第一卷,并且收入《观堂集林》卷八,记录的凡十馀种……我在北京大学国学门的时候,碰到罗氏转让王氏遗稿给北大,因而得见到原稿。”(魏建功:《读高邮王氏〈叠韵转语〉遗稿》,《魏建功文集》第2卷,江苏教育出版社,2001年,第313页)建国后稿本转藏北京大学图书馆,保存至今。

“《古韵谱》”)一部<sup>①</sup>。该书在刻入《高邮王氏遗书》后原稿丢失<sup>②</sup>,今世人所见主要为《遗书》之刻本。后严式海据以重录为《音韵学丛书》本<sup>③</sup>,惜流传未广。

王念孙《古韵谱》虽已付梓,但今见《遗书》本标目与内容不符,本韵、合韵标识尽失,刊刻之误众多,《音韵学丛书》本稍有校正,亦不免疏失。《古韵谱》虽已著录而学界无法利用,研讨王氏古韵者,每叹息焉!

近来笔者搜集王氏父子手稿,发现台湾“中研院”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藏有《九经补韵》稿本一部,署名为王念孙。该图书馆善本古籍库登记曰:“《九经补韵》二卷,清王念孙(1744—1832)撰,清乾隆间(1736—1795)稿本,线装一册。原不著撰人,前有王念孙与宋小城书二通,又见宋保撰《谐声补逸》(十四卷),钤‘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图书印’。”

《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善本书志·经部》记曰:

《九经补韵》二卷,一册。版框高 18.3 公分,宽 11.1 公分。乌丝栏,四周单边,半页 10 行 22 字,小字双行字不等。版心白口,单鱼尾。清王念孙撰,清乾隆间(1736—1795)稿本。正文卷端题:“九经补韵卷上”。卷前有王念孙《与宋小城书》二篇、目录。王念孙(1744—1832),字怀祖,号石臞,江苏高邮人,乾隆四十年(1775)进士。此本未见其他馆藏,未题撰人名氏,本馆原著录作“佚名撰,乌丝栏旧钞本。”……为清乾隆间稿本。书中钤有“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书印”朱文方印、“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所藏书印”白文方印。<sup>④</sup>

此稿本用字有所避讳,如:稿本“丘”字缺笔作“上”;《古韵谱》刻本卷上“真弟七”韵段作“玄矜民<sub>何草不黄三章</sub>”,《九经补韵》稿本作“矜民<sub>何草不黄三章</sub>”,“玄”字未录;《古韵谱》刻本卷下“东第一”韵段作“频中弘躬<sub>六章</sub>”,《九经补韵》稿本作“频

<sup>①</sup>《高邮王氏遗书》目录署为“《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》”,正文标目简作“《古韵谱》”。王国维称之为“《诗经群经楚辞韵谱》”(王国维:《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》,《观堂集林》,中华书局,1959 年,第 399 页)。又,北大藏王念孙未刊手稿之《合韵谱》有自署《诗经群经楚辞》者三册。为方便指称,今统一作《诗经群经楚辞古韵谱》,简称《古韵谱》。

<sup>②</sup>据考察,罗氏所购王氏父子手稿刻入《高邮王氏遗书》者原稿多已失传,未刻者则保存完好。

<sup>③</sup>《音韵学丛书》本据《经义述闻·通说》在卷首附入了王念孙《与李方伯论古韵书》一通(严式海:《音韵学丛书》第 41 册,四川人民出版社,1957 年,第 1 页)。

<sup>④</sup>傅斯年图书馆善本书志编纂小组:《“中央研究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傅斯年图书馆善本书志·经部》,台北“中研院”历史语言研究所,2014 年,第 505 页。

中躬<sup>六章</sup>，“弘”字未录。清代乾隆年间避玄烨(康熙)、胤禛(雍正)、弘历(乾隆)、丘(孔子)等，不避颙琰(嘉庆)、旻宁(道光)、奕詝(咸丰)等。《九经补韵》稿本避讳“丘”“玄”“弘”，不避“颙”“琰”“旻”等字，说明它确实写成于乾隆时期。

笔者前往台北傅斯年图书馆对《九经补韵》作了眷录和整理，注意到稿本内有签记七则，为王氏后人校记：

(1) 卷上阳弟五：恩炳按，刑字旁当有“𠂔”<sup>①</sup>，疑阙。刑本耕部字。故也。

(2) 卷上耕弟六：按，孔氏二十八之三眉批云：《节南山》六章自“乱靡有定”下七句皆入均，则首句“不吊昊天”亦当入均。《瞻仰》首章“瞻仰昊天”亦与宁、定隔句为均。○孔氏有说，须参阅。

(3) 卷上元弟九：恩炳按，“宪”字当“△”之。

(4) 卷上歌弟十：此页“施”字仍底一格写。

(5) 卷下脂弟三：“礼至”二字删，改“礼礼”。按，《与丁若士书》有之云：“顾氏以礼至为均，段氏以为合韵，皆非。”可见此书当非祖父定本，此外均宜细察。

(6) 卷下幽弟十：“𡇗”当作“𡇗”。

(7) 卷下宵弟十一：“萋蜩”此处删去，增入幽部矣，以萋为幽也。

王寿同为王念孙之孙，曾整理并拟刊《王念孙手稿》。咸丰二年(1852)太平军攻陷武昌，王寿同作为镇守官员以身殉职<sup>②</sup>。同年其子王恩锡、王恩炳<sup>③</sup>搜集王寿同遗文及《王念孙手稿》，将其保存流传下来<sup>④</sup>。《九经补韵》稿本签记第(5)条言“当非祖父定本”，从称谓可知出自王寿同，其馀有“恩炳按”者出自王恩炳。可见，此稿本经王寿同、王恩炳父子二人先后整理和保存。

《九经补韵》包括《诗补韵》《群经补韵》两部分。经对比，它与王念孙《古韵谱》刻本内容基本一致。《九经补韵》保留了初定稿的面貌，产生时代较早，为《古韵谱》之原始稿本。

①此为“合韵”的标记符号，《古韵谱》稿本加在韵字之旁，表示合韵。北大藏《王念孙手稿》中《韵谱》《合韵谱》稿本以及傅斯年图书馆藏《九经补韵》稿本此符号皆实心，国家图书馆藏《王念孙遗文》抄稿本所录《古韵谱》片段“上声四”中则为空心符号，空心之形或为《遗文》眷录者改作，或为符号原貌，反映初稿未定之形态。

②赵晓庆：《北大藏〈王念孙手稿〉流传考述》，《文史哲》2017年第3期，第137页。

③王恩炳，字周生，王念孙曾孙，咸丰六年(1856)钦赐举人。

④王寿同：《观其自养斋烬余录·序》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。

## 二、《九经补韵》与《古韵谱》刻本之比较

《九经补韵》稿本以古韵二十一部分篇，每篇内各有《诗补韵》《群经补韵》两部分，《诗补韵》列《诗经》韵谱，《群经补韵》列《易》《书》《大戴礼记》《礼记》《左传》《国语》《谷梁传》《公羊传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尔雅》《楚辞》凡十二部典籍之韵谱。《古韵谱》刻本则将《楚辞》韵谱独立出来，每篇内分《诗经》、《群经》、《楚辞》三部分，以“（诗经）”“（群经）”“（楚辞）”作标示。今考北大藏王念孙晚年未刊手稿《诗经群经楚辞合韵谱》之封面有王氏自题“诗经群经楚辞”，名称已增列《楚辞》，则《古韵谱》中《楚辞》单列可能为王念孙后期更改。

《九经补韵》之《诗补韵》内标有本韵(○)、合韵(■)、异调相押(△)标识<sup>①</sup>，《群经补韵》或标或不标，多数未标。《古韵谱》刻本则全无标识，如《九经补韵》稿本“东部”《诗补韵》：

松龙充童山有扶 苏二章 丰巷送丰一 双。庸庸从南山 莪三章 莩东从采苓 中骖小戎 从  
从蒹葭一章 同功公七月四章 同功七章 冲阴八章 东濛东山一二章 东濛三四章 东濛东山一二章 虫螽仲降 仲  
戎出车五章 浓冲蒹葭四章 雉颠公六月三章 攻同庞东一章 车攻同五章 调同五章 同从吉日二章 聪采蘋三章 祈父节南山三章 僕讻讻五章  
诵讻讻十章 帮从用邛一章 小旻

《古韵谱》刻本“东部”对应作：

松龙充童山有扶 苏二章 丰巷送丰一 双庸庸从南山 莩三章 莩东从采苓 中骖小戎 从从 蒹葭一章 同  
同功公七月四章 同功七章 冲阴八章 东濛东山一二章 东濛三四章 东濛东山一二章 虫螽仲降 仲 戎出车五章 浓冲  
雉颠公六月三章 攻同庞东一章 车攻同五章 调同五章 同从吉日二章 聪采蘋三章 祈父节南山三章 僕讻讻五章  
诵讻讻十章 帮从用邛一章 小旻

《九经补韵》稿本罗列《诗经》、《群经》、《楚辞》韵段，虽内容与《古韵谱》刻本一致，但分部体例不尽相同。稿本分卷上十部（“第一部”至“第十部”）、卷下十一部（“第一部”至“第十一部”），总二十一部，皆未署部名。刻本亦分“卷上”“卷下”（标作“古韵谱卷上”“古韵谱卷下”），但皆署部名且标目是连续的，如“东第一平上去”“蒸第二平上去”至“宵弟二十一平上去入”。

《古韵谱》刻本卷首有《古韵廿一部通表》，此表与《经义述闻·通说》所载《古韵廿一部》表相比<sup>②</sup>，除未列至、祭、屋三部谐声字外，其余完全相同。通过与《九经补韵》进行比较，可知《古韵谱》刻本之标目与内容“名实俱非，表里各异”。如《古韵廿一部通表》与《古韵谱》正文之四声分列龃龉不合，《古韵廿一部通表》以平、上、去、入四声分列古韵部（见表1），而《九经补韵》

<sup>①</sup>这三种符号是王念孙的个人标记，他在段玉裁《六书音均表》符号的基础上作了继承和发展。

<sup>②</sup>王引之：《经义述闻》卷三一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，第751—755页。

与《古韵谱》刻本内容实际仅以平、上、入三声分列，并无去声（见表2）。

表1 《古韵廿一部通表》

韵部	四声	韵部	四声
东弟一	平上去	支弟十一	平上去入
蒸弟二	平上去	至弟十二	去入
侵弟三	平上去	脂弟十三	平上去入
谈弟四	平上去	祭弟十四	去入
阳弟五	平上去	盍弟十五	入
耕弟六	平上去	缉弟十六	入
真弟七	平上去	之弟十七	平上去入
谆弟八	平上去	鱼弟十八	平上去入
元弟九	平上去	侯弟十九	平上去入
歌弟十	平上去	幽弟二十	平上去入
		宵弟二十一	平上去入

表2 《九经补韵》韵部表

卷上韵部	平	上	去	入	卷下韵部	平	上	去	入
弟一	平				弟一	平			入
弟二	平				弟二				入
弟三	平				弟三	平	上		入
弟四	平				弟四				入
弟五	平				弟五				入
弟六	平				弟六				入
弟七	平				弟七	平	上		入
弟八	平				弟八	平	上		入
弟九	平				弟九	平	上		入
弟十	平				弟十	平	上		入
					弟十一	平			

《九经补韵》与《古韵谱》刻本内容一致，卷上十部仅以平声分篇，卷下因有人声，据篇幅大小或分平、入二篇（如第一部），平声和入声各列《诗补韵》《群经补韵》；或分平、上、入三篇（如第三部、第七部、第八部、第九部、第十部），平声、上声、入声各列《诗补韵》《群经补韵》；或仅入声一篇（如第二部、

弟四部、第五部、第六部),列《诗补韵》《群经补韵》;又因“弟十一部”篇幅小,仅有平声一篇,列《诗补韵》《群经补韵》。《古韵谱》刻本之内容除将《诗补韵》《群经补韵》分为《诗经》、群经、《楚辞》三部分外,四声分篇及列谱情况皆与《九经补韵》相同。

《九经补韵》稿本保存了最初体例,若无此稿本,我们无法考察《古韵谱》实际是怎样列谱的,因为王氏古声调观点经历了“古无去声-古无入声-古有四声”的发展过程。如北大藏王念孙手稿中《周秦诸子韵谱》未列去声,以平、上、入三声排谱;《易林韵谱》《楚辞韵谱》《文选韵谱》未列入声,以平、上、去三声排谱。《古韵谱》刻本虽亦三声排列,但因无声调标识,难以辨别第三声为去声还是入声。《九经补韵》稿本的情况则不同,其于异调相押处皆用“△”符号作了标识。以《古韵谱》卷下“之部”为例,稿本列有三部分,第一部分以平声为本调,非平声字标“△”,如“异<sup>△</sup>贻<sub>三章</sub><sup>静女</sup>”条,“异”为去声字,故作标识。第二部分以上声为本调,非上声字标“△”,如“杞子事<sup>△</sup>母<sub>一章</sub><sup>北山</sup>”,“事”为去声字,故作标识。第三部分以入声为本调,与入声不同者皆标以“△”,如“子<sup>△</sup>德<sub>一章</sub><sup>假乐</sup>”,“子”为上声;“疚<sup>△</sup>棘极<sub>三章</sub><sup>江汉</sup>”,“疚”为去声字,故作标识。可知《九经补韵》内以平、上、入分篇,即持“古无去声”观点。

《九经补韵》古韵标注及“古无去声”之编排体例与段玉裁《诗经韵分十七部表》《群经韵分十七部表》相近,当受其影响。陆宗达曰:

如“四声”之说,“本音”“合韵”之例,皆同于段氏者也。《韵谱》标题及系列四声,悉依段氏古无去声之说。<sup>①</sup>

台北“中研院”傅斯年图书馆藏《高邮王氏父子手稿》之“古音义零稿”中有杂记曰:“作《九经补韵》时,须将其平、上、入通押及协韵之未收者补入。之蒸、侵谈、职缉谈之通尤宜加意。凡三韵并用者,不得存其二而去其一。”<sup>②</sup>写这段话时王念孙正准备作《九经补韵》,“平、上、入通押及协韵”“三韵并用”说明王氏是在“古无去声”之三声说背景下展开创作的,这与《九经补韵》稿本及《古韵谱》刻本内部以三声分列的实际情况相符。

《九经补韵》稿本篇首亦有一篇目录(见图1),以古韵廿一部分列《广韵》韵目。其分部列卷上“无入”十部(“第一部”至“第十部”),卷下“有入”十一部(“第一部”至“第十一部”),与《九经补韵》稿本实际分篇一致,与《经义述闻·古韵廿一部通表》中所列部目自“东第一”至“宵第二十一”不同。此目录离析《广韵》分列上古韵部之法始自顾炎武,而体式更近同于段玉裁

<sup>①</sup>陆宗达:《王石臞先生〈韵谱〉〈合韵谱〉遗稿后记》,《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》,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,1996年,第12页。

<sup>②</sup>李宗焜:《景印解说高邮王氏父子手稿》,乐学书局,2000年,第247页。

《六书音均表》之《今韵古分十七部表》。其中所列古韵部以次序标目且尚未标配部类名称，亦与段氏相仿。另外，《古韵廿一部通表》仅列部目及四声分配，未列所分《广韵》韵目，故此本可补其不足。

凡	嚴	衡	咸	談	第	分	分	添	侵	登	蒸	江	鍾	冬	東	第
					四	鹽	覃			第	二					一
范	儼	檻	謙	政	部	分	分	忝	寢	部	等	拯	部	講	腫	董
						琰	感									
梵	釅	鑑	陷	闕		分	分	掭	心	登	證	絳	用	宋	送	
						豔	勘									

图 1

《九经补韵》篇首目录所列“古韵廿一部”已四声兼备，王念孙“古有四声”之说在乾隆五十四年（1789）前才确立<sup>①</sup>，故《九经补韵》成书在先，此四声配列之目录添列在后；《古韵廿一部通表》兼有四声分列及部目名称，又在其后。

比较可见，《古韵谱》刻本之內容与《九经补韵》基本一致，差异主要体现在篇首目录、四声分篇、韵字标识三方面。今见《古韵谱》刻本标目与内容不符、韵谱内标识尽失，其中缘由，王国维、陆宗达二人都曾做过讨论，但观点不同。王国维《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》曰：

先生父子歿后，遗稿在第三孙忠介寿同所。道光季年鄞县王牷（牷）轩梓材馆忠介家，为补二十一表冠于《诗经》韵谱之首。牷轩治史学与徐星伯、张石舟诸公游，又补宋元学案，有名于时。然于此学，实未能升先生之堂。其（二十一部表）于至、祭二部及侯部入声均不用先生原谱。又不用原谱体例。<sup>②</sup>

①王念孙：《答江晋三论韵学书》，《高邮王氏遗书》，江苏古籍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57页。

②王国维：《高邮王怀祖先生训诂音韵书稿叙录》，《观堂集林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，第402页。

王国维指出，王寿同曾请王梓材<sup>①</sup>协助整理，王梓材治韵学未登先生之堂，弃用原书体例，并将《古韵廿一部表》冠于卷首，《古韵谱》遂失本来面貌。

陆宗达则认为《古韵谱》体例之失出自罗振玉，其《王石臞先生〈韵谱〉〈合韵谱〉遗稿跋》曰：

今高邮遗书所刻《诗经群经楚辞韵谱》于字旁规识尽行删消，使先生论韵条例及转变关键，无由考知；则先生治学之方，掩于后世，岂不惜哉。<sup>②</sup>

又《王石臞先生〈韵谱〉〈合韵谱〉遗稿后记》一文曰：

上虞罗氏所刻《诗经群经楚辞韵谱》以《经义述闻》韵目列于篇首。又每部标韵亦依之为说。今按，《韵谱》与《述闻》韵目不同之处已如上述。罗氏未检类目，遽以《述闻》成表冠之篇首，致使名实俱非，表里各异，此罗氏之误一也……段表于音转各字，皆别加圈识。先生《韵谱》亦字旁以“○”为识，所以示流别、明转变也。罗氏所刻《韵谱》于此等处尽行削除，使古今流变，泯然不章。此罗氏之误二也……罗氏所刻《韵谱》于合韵字之标识又悉削除，使本韵、合韵纷然无措。此罗氏之误三也。<sup>③</sup>王国维是民国以来较早见到王念孙手稿的人，《高邮王氏遗书》实经其整理编校。陆宗达则晚于王氏，并以整理王念孙未刊《古韵谱》《合韵谱》为主。腹轩增改之说或有所本，陆宗达先生未留意此说，遂将罪过加之罗氏。

### 三、《诗补韵》残片与《九经补韵》之成书

《九经补韵》为《古韵谱》之初名，分《诗补韵》《群经补韵》两部分。王氏父子相关著述中曾多次提及《诗补韵》，后之学者已不知其为《诗经》韵谱。如《经义述闻》卷七录有《古诗随处有韵》一篇，论述《诗经》、群经、《楚辞》韵例，系与《九经补韵》相副之作，其中言《诗补韵》曰：

昔之歌诗者莫不知之，而今日遂成绝响。若加以音释，则学者必苦

<sup>①</sup>王梓材（1792—1851）初名梓，字楚材，后更字梓材，号腹轩。浙江鄞县（今浙江宁波）人。著有《宋元学案补遗》一百卷。

<sup>②</sup>陆宗达：《王石臞先生〈韵谱〉〈合韵谱〉遗稿跋》，《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》，第1页。

<sup>③</sup>陆宗达：《王石臞先生〈韵谱〉〈合韵谱〉遗稿后记》，《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》，第12—13页。

其繁碎。故于《诗补韵》不载而别记于此。<sup>①</sup>

陆宗达考证曰：

先生早年据群经、《楚辞》所分之古韵二十一部，《韵表》见《经义述闻》中，而其谱录未见传本。《述闻》又载先生有《诗补韵》一书，为言韵之作（《经义述闻》卷七《古诗随处有韵》有云：“故于《诗补韵》不载，而别记于此。”可知先生曾撰此书）。片言只义，渺焉无存。是先生早年论韵之书，世莫得而窥也。<sup>②</sup>

陆宗达未见《九经补韵》稿本，推测《诗补韵》为“论韵之书”，已不知其为《古韵谱》原本之内容。

王寿同《观其自养斋烬余录》载《〈诗补韵〉之“调”》一文曰：

王父《诗补音》<sup>③</sup>东部列“调同”，注云：“《车攻》章”。<sup>④</sup>案，《唐韵正》十八尤“周”字注：“《说文》‘调’‘蜩’‘雕’‘雕’‘凋’‘啁’皆以‘周’得声。”又按，《白虎通》：“不周风至，不周者，不交也。”<sup>⑤</sup>

此系王寿同为王念孙《古韵谱》之《诗补韵》“调同”<sup>车攻五章</sup>条做的考证文章，其中所引《诗补韵》为韵谱，若无《九经补韵》则难以印证。

今国家图书馆藏《王念孙遗文》<sup>⑥</sup>之《古韵十七部声韵配合表及平入分配说》篇中夹有《古韵谱》草稿片段，题作《上声四》（见图2）。藉此可寻《九经补韵》及《古韵谱》成书之迹：

上声四：

《诗》《关雎》三章采。友。；《葛覃》三章否。母。；《芣苢》首章苜采。苜有。；《麟之趾》首章趾。子。；《采蘋》首章沚。事。；《草虫》首章二章三章子止。止；《江有汜》首章汜以。以悔。；《何彼襛矣》二章矣。李子。；《绿衣》首章里矣

①该文初载《经义述闻》卷七，《高邮王氏父子论韵书札》据以录之。乾隆五十五年（1790）王引之始在王念孙启发下草拟《经义述闻》，并于嘉庆二年（1797）初步完成，该文之作当不晚于此。又，此时王念孙古韵廿一部体系已成，故能据以反求《诗》韵，而不受“以韵例考求古韵”之限制，遂见古诗“触处成韵”“随处有韵”（王引之：《经义述闻》卷七，第177页；王念孙著，王寿同辑：《高邮王氏父子论韵书札》，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道光年间稿本，第1页）。

②陆宗达：《王石臞先生〈韵谱〉〈合韵谱〉遗稿跋》，《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》，第2页。

③按，王引之无此作，王念孙作《诗补韵》，故此处当为“先王父《诗补韵》”，下文“王父”亦当为“先王父”。

④当为“《车攻》五章”。

⑤王寿同：《〈诗补韵〉之“调”》，《观其自养斋烬余录》，北京大学图书馆藏稿本。

⑥王念孙：《王念孙遗文》，国家图书馆藏抄稿本。

已;《匏有苦叶》四章子否。否。  
友。;《谷风》三章沚以;《旄丘》  
二章久。以;《四章》子耳;《蝽  
蝀》二章雨。母。;《相鼠》二章  
齿止止俟;《竹竿》二章右。母  
。;《木瓜》三章李玖。;《葛藟》  
三章涘母。母。有。;《丘中有麻》  
三章李子子玖。

《九经补韵》稿本“之部”上声  
对应作：

形式方面,《九经补韵》稿本韵段韵字列于篇章出处之前,篇章出处用小字;残片则篇章出处在前,用大字。内容方面,《九经补韵》稿本较之增“苜苜二章三章同”“背.晦.伯兮”四章二条,删“《蝱蛷》二章雨■母。”条,属后来修定。除此之外,二者所录韵段以及本韵、异调相押之标识完韵》初稿之片段。

王氏《古韵谱》“之部”本平、上、入三声分列，此残稿仅存“之部”上声，并于非上声字旁标之以“△”，如“〈采繁〉首章：沚事△”（“事”字为去声，故作标示）。陆宗达说：

先生《韵谱》中又于字旁有“△”识者，为段表所阙，详核其谊，乃先生定古有四声之渐也。盖先生诸《谱》初从段氏无去之例，迨成书后，新谊渐生，渐觉段说不可信，故于韵中加以笺识。厥后再撰谱录，始成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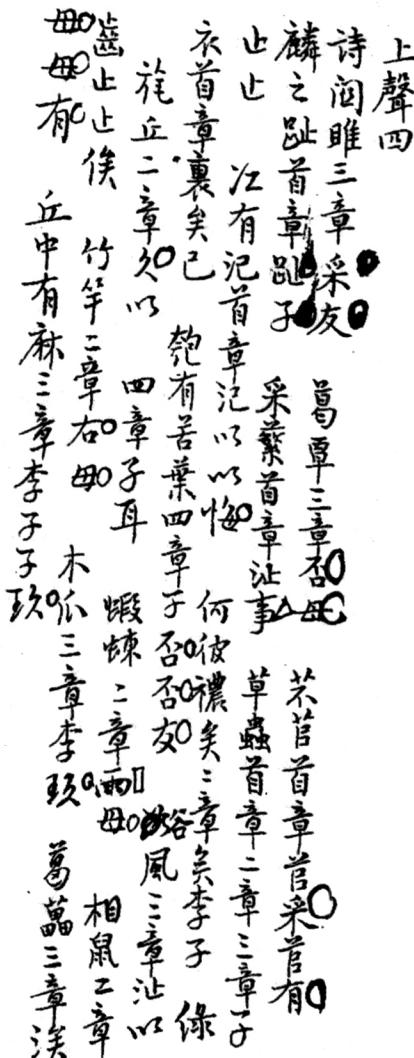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2

列四声之韵。由是可知，此“△”识者为四声更定之关键也。<sup>①</sup>

王氏虽初以段氏“无去声”体例作谱，然未敢深信，故于四声相押处皆作留意，此《古韵谱》草稿之声调标示即王念孙早期考察古声调之实践。另外，台北傅斯年图书馆藏《高邮王氏父子手稿》中亦有《诗补韵》草稿一页<sup>②</sup>，有本韵、合韵、异调相押之标识，亦为初作之稿，惜字迹较为模糊。

《九经补韵》之成书当与段氏有关。陆宗达说：

考清代古音之学，肇源亭林，而发辉光大，继往开来，则段氏茂堂实为关键。先生订韵早段氏一载，而韵谱之作则在会晤段氏之后，故其体例多从金坛。<sup>③</sup>

对比可见，《九经补韵》对段玉裁《六书音均表》之内容及体例多有参考，如《六书音均表》亦列有《诗经韵分十七部表》和《群经韵分十七部表》，《群经韵分十七部表》所列典籍较《群经补韵》仅少《谷梁传》《公羊传》二部。《九经补韵》稿本中《楚辞》韵字韵段列于“群经”之末，这也与《六书音均表》一致。今上海图书馆藏有王念孙批校本《六书音均表》一部<sup>④</sup>，其中页眉处增补有大量韵段，验之皆与《九经补韵》《古韵谱》相合，故“补韵”因补段氏之书而得名。王念孙于乾隆四十五至四十六年（1780—1781）得见段玉裁《六书音均表》<sup>⑤</sup>，遂对其十七部加以研讨，至五十四年（1789）确立“古韵廿一部”（有

① 陆宗达：《王石臞先生〈韵谱〉〈合韵谱〉遗稿跋》，《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》，第9页。

② 李宗焜：《景印解说高邮王氏父子手稿》，第228页。

③ 陆宗达：《王石臞先生〈韵谱〉〈合韵谱〉遗稿后记》，《陆宗达语言学论文集》，第12页。

④ 陈先行编：《中国古籍稿钞校本图录》，上海书店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776页。陈先行、石菲编：《明清稿钞本鉴定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249页。

⑤ 王念孙《答江晋三论韵学书》曰：“及服官后，始得亡友段君《六书音均表》。”刘盼遂《高邮王氏父子年谱》曰：“乾隆四十五年庚子，三十七岁。始得段氏《六书音均表》。文集中《与江晋三书》云：‘及服官后，始得亡友段君《六书音均表》。’盼遂按：段氏《六书音均表》之成，在乾隆四十二年丁酉（1777），石臞初入翰林时尚不及见，则所谓服官自应指庚子入都销假言也。”王章涛《王念孙、王引之年谱》曰：“据谱例中‘及服官’‘值官务殷繁’句推算，当是王念孙于乾隆四十五年入都重入庶吉士馆，待次年四月杓散馆后充工部都水司主事以后事。刘盼遂在《高邮王氏父子年谱》将此条系于四十五年，以重入庶吉士馆作为官始，然而在馆中仍以学习为主，何得官务繁忙状，亦误。”（王念孙：《答江晋三论韵学书》，《高邮王氏遗书》，第157页。刘盼遂：《高邮王氏父子年谱》，《高邮王氏遗书·附录》，第50页。王章涛：《王念孙、王引之年谱》，广陵书社，2006年，第52页）

四声)<sup>①</sup>。《古韵谱》以“无去声”之“三声”编排,故当作于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四年之间,《九经补韵》稿本亦在此期间写成。

#### 四、《九经补韵》与《古韵谱》刻本之互勘

《古韵谱》刻本二种皆有不同程度的错讹,今见《九经补韵》是王念孙《古韵谱》之早期稿本,虽然尚未完全定稿,但其内容讹误较少,可以用来与《古韵谱》互勘,以恢复《古韵谱》面貌,使其价值得以重新显现。

##### 1. 稿本校正刻本之误

《古韵谱》刻本讹误较多,其中有韵字讹误者、有出处用字讹误者、有衍字及脱漏者,《九经补韵》稿本可以补正刻本的这类疏失。

###### 1.1 韵字之误。如:

(1)《九经补韵》阳部:上行往享行<sub>损彖</sub><sup>传</sup>

《古韵谱》阳部:上行往亨行<sub>损彖</sub><sup>传</sup>

按,《易·彖》曰:“损,损下益上,其道上行。损而有孚,元吉,无咎,可贞,利有攸往。曷之用? 二簋可用享。二簋应有时,损刚益柔有时。损益盈虚,与时偕行。”“享”字刻本讹作“亨”,稿本不误。

(2)《九经补韵》阳部:梁芳羹尝<sub>大招</sub>

《古韵谱》阳部:梁芳羹尝<sub>大招</sub>

按,《楚辞·大招》:“五谷六仞,设菰粱只。鼎臚盈望,和致芳只。内鸧鸧,味豺羹只。魂乎归徕,恣所尝只。”“羹”字刻本讹作“梁”,稿本不误。

###### 1.2 出处之误。如:

(1)《九经补韵》阳部:汤上<sup>△</sup>望<sub>一章</sub><sup>宛丘</sup>

《古韵谱》阳部:汤上望<sub>一章</sub><sup>宛在</sup>

按,《诗经·陈风·宛丘》:“子之汤兮,宛丘之上兮,洵有情兮,而无望兮。”“宛丘”刻本讹作“宛在”,稿本不误。

(2)《九经补韵》蒸部:兢冰<sub>小宛</sub><sup>六章</sup>

《古韵谱》蒸部:兢冰<sub>小宛</sub><sup>六章</sup>

按,《诗经·小雅·小宛》:“温温恭人,如集于木。惴惴小心,如临于谷。战战兢兢,如履薄冰。”“小宛”刻本讹作“小苑”,稿本不误。

<sup>①</sup>王念孙《答江晋三论韵学书》云:“己酉(1789)仲秋,段君以事入都,始获把晤,商定古音。告以侯部自有入声,月、曷以下非脂之入,当别为一部,质非真之入,又质、月二部皆有去而无平、上,缉盍二部则无平、上,而并无去。段君从者二(谓侯部有人声及分术、月为二部),不从者三。”(王念孙:《答江晋三论韵学书》,《高邮王氏遗书》,第156页)

1.3 刻本衍脱问题。如：

(1)《九经补韵》东部：凶正<sub>豫象传</sub>

《古韵谱》东部：凶正功<sub>豫象传</sub>

按，《易·豫》象曰：“初六鸣豫，志穷凶也。不终日贞吉，以中正也。盱豫有悔，位不当也。”原文无“功”字，刻本衍。《九经补韵》稿本及《合韵谱》稿本皆作“凶正<sub>豫象传</sub>”，不误。

(2)《九经补韵》侵部：堪心<sub>白华四章</sub>

《古韵谱》侵部：堪心<sub>四章</sub>

按，《诗经·小雅·白华》：“樵彼桑薪，卬烘于煁。维彼硕人，实劳我心。”刻本漏失篇名“白华”二字。

1.4 次序颠倒问题。如：

(1)《九经补韵》阳部：翔广<sub>昭五年叔孙穆子生筮辞</sub>

《古韵谱》阳部：翔广<sub>昭五年叔孙穆子生筮辞</sub>

按，《左传·昭公五年》：“仲尼曰：叔孙昭子之不劳，不可能也。”又“初，穆子之生也，庄叔以《周易》筮之……《谦》不足，飞不翔，垂不峻，冀不广。”刻本作“孙叔穆子”，为“叔孙穆子”之讹，稿本不误。

## 2. 刻本对稿本之补正

因为《九经补韵》稿本较为原始，刻本之底本略晚，所以我们看到刻本修正了稿本中的若干疏失。如：

(1)《九经补韵》阳部：皇忘王<sub>假乐二章</sub>

《古韵谱》阳部：皇王忘<sub>假乐二章</sub>

按，《诗·大雅·假乐》：“穆穆皇皇，宜君宜王。不愆不忘，率由旧章。”稿本“忘”“王”次序颠倒，刻本不误。

(2)《九经补韵》之部：疑志<sub>兑象传</sub>疑治<sub>巽象传</sub>

《古韵谱》之部：疑治<sub>巽象传</sub>疑志<sub>兑象传</sub>

按，《易·巽》象曰：“‘进退’，志疑也。‘利武人之贞’，志治也。”象曰：“和兑之吉，行未疑也。”象曰：“孚兑之吉，信志也。”稿本“疑治<sub>巽象传</sub>”在后，“疑志<sub>兑象传</sub>”在前，与文献原文不符，刻本不误。

## 3. 韵段分合差异

《古韵谱》刻本与《九经补韵》稿本在韵段分合方面有若干差异，体现了王念孙后来对韵例和韵段的调整。如：

(1)《九经补韵》东部：中宫中宫<sub>蕤中一  
二三章</sub>

《古韵谱》东部：中宫中宫<sub>蕤中一  
二章</sub>蕤东庸中宫<sub>三章</sub>

按，《诗经·墉风·桑中》一、二、三章，稿本合为一个韵段，刻本分为二。

(2)《九经补韵》东部：冲墉<sub>皇矣</sub><sub>八章</sub>冲墉<sub>同上</sub>

《古韵谱》东部：冲墉<sub>冲墉</sub><sub>皇矣</sub><sub>八章</sub>

按，《诗经·大雅·皇矣》第八章稿本分为两个韵段，刻本合为一个。

综上可见，《九经补韵》可以校正《古韵谱》刻本的大量疏失，《古韵谱》亦可弥补《九经补韵》的若干不足。总的来说，要考察王念孙将《九经补韵》修订为《古韵谱》的过程，复原《古韵谱》原本面貌，离不开稿本和刻本的相互参照。

## 五、结语

王念孙论古韵曰“言古韵者必以《三百篇》为准”<sup>①</sup>，又“一以九经、《楚辞》所用之韵为韵”<sup>②</sup>。《诗经》、群经、《楚辞》韵文是古音学的“本证”材料，《古韵谱》亦为王氏古音研究之核心内容。然自刻本流传，谬误滋生，王氏古韵研究内容无由探求，此学界憾事。所幸的是，原稿本《九经补韵》今在台湾复现，保存了《古韵谱》原貌，其中本韵、合韵、异调相押之标识灿然可见。此稿本还可与刻本相互比勘，以纠正今存《古韵谱》刻本的讹误，恢复其实际内容和原有价值。稿本卷首还列有古韵二十一部所分《广韵》韵目，为他处所不载，这一纲目使得其中古韵分部一目了然，王念孙与段玉裁离析《广韵》及划分古韵部之不同亦清晰可见。复原、纠谬、补缺，此三点可视为稿本之独特价值及意义所在。前辈学者如王力《清代古音学》、陈新雄《古音学发微》、李开《汉语古音学研究》、黄易青《传统古音学通论》等都曾对王念孙之古音学做过探讨，然多就王氏与李方伯、江有诰论韵书信及《经义述闻》所载《古韵廿一部》表言之，对王氏古音研究核心著作《古韵谱》取之甚少，究其原因，主要是今所见刻本讹误较多、难以利用。《九经补韵》稿本的发现，让我们在北大藏王念孙古音学手稿之外，又多了一份研讨王氏古音学的重要原始文献资料。

【作者简介】赵晓庆，中国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。研究方向：音韵文献与音韵学史。

①刘盼遂：《王石臞文集补编》，《高邮王氏遗书·附录》，第2页。

②王引之：《经义述闻》卷三一，第751页。